



凉床上的夏天

◎ 涂启智

我小时候，空调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，电扇也不多见。蒲扇、凉席、凉床，是夏天的标配。一张老旧竹篾凉床，陪我度过许多知了声声的夏天。

太阳落山后，母亲放工回家，把凉床搬到门前稻场中间，用湿毛巾从边到角擦干净，让我和妹妹坐在凉床上乘凉玩耍，她转身在灶上灶下忙碌。

一阵袅袅炊烟，母亲喊我们吃晚饭。我和妹妹赖在凉床上不动，就像没有听见似的，或者干脆冲母亲嚷：“屋里热死了，就在稻场吃。”母亲一言不发，把小饭桌摆放到凉床旁边，把饭菜端出来。

吃完晚饭，母亲麻利地收拾碗筷、洗碗、喂猪，然后烧一大锅热水，倒进大木盆，再加入井水，中和到适宜温度，供我们洗澡。洗完澡，更觉凉床凉意悠悠。我霸道地横卧在有凉枕的一端，妹妹噘着小嘴躺在另一端。母亲拿出一只小凳子，坐在我们旁边，轻摇蒲扇，扇来凉风，驱走蚊虫。

月亮从我家屋后东沟山上升起，有时红红的，有时黄黄的，大得像脸盆。星星也陆续“点灯”。若有风从房前屋后山林、门前小溪吹来，稻场就能很快回凉。假如树叶静止不动，就要等到夜深十一二点之后，热气方才消退。

我们家稻场边有很多高大的果树：一棵杏树，一棵枣树，三棵樱桃树，还有一棵核桃树。春夏时节，这些果树枝繁叶茂、郁郁葱葱。稻场前面是菜园，菜园前面是池塘。蛙鼓虫吟，萤火虫飞来飞去，将山乡夏夜装点得浪漫唯美。

我和妹妹仰望夜空，数星星。母亲告诉我们哪里是天河，哪里是北斗星，哪里是牛郎星和织女星……那时的天，蓝得纯粹、干净、彻底，没有一丝烟尘杂质。夏夜，天空蓝得深邃，星星密密麻麻，不停眨着眼睛。

月亮爬上中天时，露水落到头上身上，倦意袭来。母亲说：“凉快了，回屋睡觉去！”

我成年后，结婚，女儿出生，有好几年，我们家仍然依赖凉床度过炎热的夏天。那时，我老婆在粮站上班。粮站迎街门面有一栋两层楼房，一楼为门市部，用于售卖粮油，二楼为职工住房。总共八间房，居住四户人家——女主人均为粮站职工，男主人职业各异，分别是大国、道平、大伟和我。

那栋楼，楼顶是平台，上面未盖大屋脊。夏天，房间就像蒸笼一般，热得透不过气来，电扇开到最高档也无济于事，到了三伏天，一夜到天亮难以回凉。好在太阳落山以后，楼顶天台清风习习，倒是天然的纳凉处。晚上八点左右，我们四户人家不约而同将凉床搬到楼顶天台，喝茶、吃西瓜、聊天。夜深人静，就在那里枕着星月洒下的光酣然入梦。

大国开出租车，道平跑长途运输，大伟在铁路部门工作，我在学校教书。凉床上的夏天，拉近邻里感情，增进彼此友谊，今天想来依然倍感温馨。

大国开出租车生意惨淡，我们几个发挥各自优势，在同事或朋友中替他打广告。不久，附近铁路部门人员、镇上做生意的，还有我学校的同事，不少人主动联系大国，租用他的出租车。大国喜上眉梢，我们亦颇有成就感。

道平开长途货车，一出门就是十天半月，日夜兼程，风雨无阻。他每次回家，也要休息十天半月，然后再次向远方出发。休息时，道平有两大爱好：钓鱼和打麻将。

我也喜欢钓鱼，周末常与道平结伴而行。他有一台马力十足的摩托车，我跟随他，跑遍全镇一二十个村的荒山野壑。道平头脑灵活，“鬼点子”多，这从钓鱼可见一斑。那些别人去了无数次钓不到鱼的河道或堰塘，他不仅能钓到鱼，而且满载而归。他用麻虾钓鲤鱼，用嫩玉米粒钓半斤重的鲫鱼，用猪肝钓黑鱼，屡屡奏效。他重感情讲义气，有好几次，他抛洒酒米蹲守很久的窝子有鱼进来，他都慷慨让位给我。

“逮鱼摸虾，耽误庄稼。”那些年，鱼没钓多少，但我与道平因此处成铁哥们儿，不失为无心插柳。

大伟在铁路上班，工作地点飘忽不定，一般周末才能回家。他岳母张阿姨跟他们一起生活。张阿姨热心快肠，在楼顶乘凉，时不时跟大家搭话。平日，我们这几家有个大小事情，她总是主动上门帮忙。我老婆临产那天凌晨，我紧张地去敲大伟家门，张阿姨闻讯，快马加鞭骑上三轮车出门，很快请来接生婆。

时光荏苒，凉床上的夏天渐行渐远。如今，我已远离故土，外出闯荡二十年整。都市邻里之间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，让我更加怀念从前邻里串门、亲密无间的日子。尤其在楼顶天台消夏，四户人家一字排开，幕天席地，沐浴清风明月，听闻山雀鸣叫，在恍惚间沉沉睡去的场景，实乃今生难以复制的美好。它就像童话一样，在记忆的隧道熠熠生辉，慰藉漫漫旅途，令人回味无穷……

自助餐里的人生百态

◎ 段小华

一幅美丽的画卷。儿子挑了几块喜欢的水果，还不忘拿了一小碟土豆沙拉。

到了热菜区，香味更加浓郁。中式的红烧肉、宫保鸡丁，西式的牛排、烤鸡翅，还有各种炒饭和面条，每一道菜都让人垂涎欲滴。儿子犹豫了很久，最后选了一块煎得恰到好处的牛排。

人们在自助餐区来来往往，各自挑选着心仪的食物。有的人碟子里堆得满满的，仿佛害怕吃不饱；有的人则吃多少拿多少，显得从容淡定。看着这些，我不禁感慨，人生百态，尽在这小小的自助餐厅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回到座位上，我和儿子开始享用选好的美食。儿子边吃边兴奋地说：“妈妈，这牛排真好吃，我们下次还来好不好？”我笑着点头，心里

却在思索刚才看到的景象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，就像在这自助餐里，有人喜欢满盘皆是食物，有人只取所需，每一种选择都无所谓对错，只是不同的生活态度。

吃完主菜，我们又去了甜品区。儿子挑了几块精致的蛋糕，还有一杯浓浓的巧克力奶昔。我则拿了一小碟水果，搭配几块芝士蛋糕。甜品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儿子吃得满嘴都是奶油，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。

用餐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场景。有一对小情侣在甜品区前互相喂着蛋糕，旁若无人地享受着他们的小幸福。另一边，一个年轻的母亲忙着照顾两个小孩，时不时帮他们擦嘴，自己却顾不上吃几口。还有一位老爷爷，独自坐在角落里，

云朵也是花

◎ 郭海燕

轰轰烈烈的火红，盛开了半边天的艳丽。有了云，天空便有了色彩，有了内容，有了神话。

云朵作为天空的花朵，有着比花朵还百转千回的诗情。每一朵云都是一幅未竟的画，一首未完的诗。闲云游走是闲适自在的，阴云密布是愁绪满怀的，流云翻滚是欢快激昂的……云朵的变幻，恰如人生的起伏。

每一朵云，都是诗意的载体，从古至今，文人墨客就喜欢通过写云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张先的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那是夜静风轻梦未央，遥望天边云似画的浪漫；李白的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那是月色如水照佳人，轻步曼舞云裳动的缠绵……多少想象，多少诗句，源自云的启示。

云朵作为天空的花朵，有着比花朵还变幻莫测的风情。如果将草原比作一曲忧郁缠绵的长调，那云朵便是和着沧桑不停旋转的音符。婀娜婉转之中，风忙碌起来，草和花忙碌起来，被气流搅动起来的云也忙碌起来，

一展万种风情。

色彩味俱全，才是云朵的真身。不止有浓淡色彩，还有无限身形。当你到有云朵的草原上走一走，会嗅到一股散发着氤氲奶香的气味，也许是云朵与羊群“混”得太久，那气息，真就是云朵如花般的香甜。徜徉在绿草茵茵的辽阔土地上，如果舍不得摘地上的花朵戴在头上，那就牵一朵云来当发带，让它牵着随风飘扬的长发，一路奔跑。

云朵也是花，且不分时节。夏天，它在瓦蓝的天空自由地绽放；冬天，经过一夜的霜冻，它会变为雪花，盛开在你的睫毛上，晶莹剔透……所以，当你推开蒙古包时，它们就会飞进来寻觅觅，也许是迷蒙的雾气，也许是晶莹的冰晶，也许是七彩的霜花……无论哪一种，它都是有形的花。

云朵，一朵多变、神奇的草原花。世间本潦草，但白云诗意，绿野无垠，定会让万物欢喜，让人心心念念。

在老界岭上任风吹

◎ 樊树林

“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”，不亲自登临老界岭，不穿行于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间，不触摸那一块块古朴凝重的山石，不聆听那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的虫儿鸣叫，是无法感知老界岭的美好和灵动的。

老界岭藏着一个22℃的夏天，正因如此，位于八百里伏牛山体中的老界岭，是炎炎夏日令人神往的去处，未见倾心，一见钟情。前段时间，我和一群文友怀着崇敬的心，走进老界岭看远山含黛，观近岫流岚，听溪流淙淙，物我两忘、返璞归真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。

老界岭的名字听起来非常朴实，似乎缺乏一种大气和灵气，然而却蕴含了丰富的内涵，在历史的长河和地理的空间标注上具有深远的影响：“老”——传说老子曾在此修炼隐居；“界”——中国东西走向山脉，南北气候分界线；“岭”——长江黄河流域的分水岭……深邃和恢宏、博大与精深，毫无疑问，是老界岭最典型的风范吧。

“木欣欣以向荣”，“风飘飘兮吹衣”，在

老界岭上任风吹！让凉爽柔顺的清风掠过鼻尖，穿过指尖，撩动发丝，那是怎样的安逸和舒畅啊！在清风的抚摸下，漫山遍野的草木，远处缥缈的山峦，甚至行走于“世外桃源”的我们，似乎都化为清风。与清风为伴，与清风相拥。在清风的絮絮耳语间，原来遥不可及的白云仿佛触手可及，而高高低低的山峦，绵延出一种属于老界岭的独特意境，晕染出用文字无可描绘的气象。

风儿似乎懂得每个人的内心，更知道一草一木、一峰一岭的玄机。顺着布满苔痕的台阶缓缓向上，在清风的簇拥下向上攀爬，脚下似乎更有了力量。海拔1400多米的仙人峰已经映入我的眼眸。在老子 and 孔子，在道家 and 儒家的思想交流碰撞中，我似乎看到两位古人在高台之上如何把酒临风。几千年过去，当年的清风还在，远古的明月还在，老子和孔子也成为浩瀚历史星空中永远不朽的存在。

有清风在心，哪怕苦夏，也能让人心旷神怡，何况在被誉为“22℃夏天”的老界岭的怀抱中呢？



渔者

周文静摄

